

他用什么打开了16岁杀人犯的心结?

“我是民警,也是‘班主任’”

见习记者 许金妮 通讯员 曾龙

那是一双迷茫的眼睛,躲在厚重的黑框眼镜后面,大部分时间都耷拉着眼皮,一动不动地盯着地面,可一旦身边发生异动,就会立马露出敌意,警惕地打量着四周……眼睛的主人是王平最关心的学生——16岁少年小丁(化名)。王平最担心的就是,这双眼睛会不会再次发出凶光。

半年前,小丁工作的工厂宿舍里发生了一起命案,作案手法是用铁棍敲击后脑勺,死者是工厂的一名工人,凶手正是小丁。回想当天的场景,小丁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杀人,他只记得当时心情极度烦躁,看到同宿舍的工友回来,突然控制不住自己,抡起一根铁棍就重重地打了过去,一下、两下、三下……

小丁被送进了王平的班级,一个特殊的班级。2017年,杭州市看守所在“重教育,轻关押”的理念下成立了一所学校,就坐落在看守所里面,取名“育新”,所有犯过事的未成年人被集中关押在这里接受教育。当时,一直从事未成年人管教工作的看守所民警王平担起了重任,成为这里的“班主任”。

无知少年

王平记得小丁刚被关进来时的样子,一脸的木讷和冷漠,唯一的情绪波动就是没来由的暴躁。王平找他谈话,可换来的却是冷笑。

“这里不少孩子刚进来都是这个样子,对法律毫无敬畏之心。”王平说。

16岁的小强(化名)原本在职高念书,迈入青春期的他对性充满强烈好奇。一天,他和2个哥们一起找到一个不到14岁的女孩,3人轮流对女孩进行了侵犯。小强是蹦跳着走进看守所的,王平形容他那时的样子是“整个人张牙舞爪”。王平找他谈话,他就嬉皮笑脸地问,是不是谈完就可以出去了。

还有个男孩一脸茫然地问王平,“我还没到14岁,为什么会被抓进来?”他说原先打



王平组织少年们写书法



王平带领少年们读书

算偷到14岁就不偷了;还有一个精通电脑、自诩天才却做了黑客的少年,戏谑地对王平说,“放我出去,我可以给你30万元”……

“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无知,有些人甚至意识不到自己犯的错有多严重。”王平叹息道。

打开心结

杭州市看守所位于良渚,王平平时住在杭州市区,每天上下班就要2个多小时。有人问他:“牺牲和自己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去管这些犯过事的孩子,值么?”王平觉得值。

王平刚开始从事这份工作的时候,曾遇到过一个因盗窃进来的少年。了解到少年的身世后,王平觉得自己没法简单地将他定义为“坏孩子”。少年的整个家族都有“家暴”的恶习,他爷爷从小打他的爸爸和大伯,他爸爸和大伯从小打他和他堂哥。少年是断着一只手进看守所来的,他轻描淡写地告诉王平,这只手是被他父亲打断的。由于受不了他父亲的恶打,他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逃走了,他也是从家里逃出来的,因为没钱,就和一帮混混一起,靠小偷小摸维持生活,“但还是经常被我爸找到,免不了再被暴打一顿”。后来,在王平的关心下,少年的手臂痊愈了,心伤也慢慢愈合,出去时他答应王平“一定去找份正经工作”。

“没有人是没来由地变坏的,包括小

丁。”王平带小丁看过好几次心理医生,不厌其烦地找他谈话,有时小丁不愿意开口,就提议他写日记,“随你怎么写,把自己的感受写出来”。

在日记本的首页,小丁用铅笔大大地写了一个“爸”字,再附上一个感叹号;在日记本的第二页,小丁画了一个爱心,爱里面写着“我想你们了”。王平知道,小丁说的“你们”是指他的家人。

小丁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父亲在外打工,母亲在家务农,父母都是文化程度不高的人,虽然很爱孩子,但却不知道怎么教育。小丁有一个双胞胎弟弟,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父母在教育小丁时经常以他弟弟为榜样,这让小丁觉得自己只是个附属品。他在日记本中写到:“我觉得爸妈有弟弟就够了,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余的。”

小丁曾经自杀过两次,一次是在老家喝农药,一次是辍学后跑到宾馆房间里开煤气瓶,可都没死成。“他想通过犯罪的方式了结自己。”王平慢慢走进了小丁的内心。

心灵解药

经过长期的实践,管教民警发现,亲人的帮教、感化是教育失足少年最有用的方式。因此,在杭州市看守所的门口,设有一个信箱,专门用来接收家属的信件。

犯了强奸罪的小强,从小生活在一个

单亲家庭,相依为命的母亲是小强最大的牵挂。虽然在外面经常是小混混的模样,可一回到家里,小强就会立马表现出乖乖的样子。母亲是社工,周末的时候,小强还会跟随母亲一起去养老院帮忙扫地,一起做公益活动。所以直到出事的那一刻,小强的母亲还无法相信自己的儿子会做出这种事。

小强进了看守所后,他母亲几乎每天都给他写信,甚至还会录好视频托民警带给他看。在母亲的情真意切之下,小强有了很大改变,还拜托王平帮他买一本烹饪类的书,他说自己在学高里学的就是烹饪,“我想学好这个手艺,以后出去了当厨师,让妈妈过上好日子。”

小强的变化让王平很受鼓舞,于是,他更加积极地联系小强的父亲,让小强的父亲定期给小强写信。由于不识字,小强父亲寄来的信都是由自己口述、别人代笔的。虽然文字很粗糙,可小强却如获至宝。王平从监控里看到,深更半夜,小强还坐在那里,一遍一遍地读着父亲的信。“看到他这样的举动,其实我是兴奋的,因为这说明他内心还有感情。杀人犯法,他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但我希望通过努力,纠正这个少年的价值观。”王平说。

“每个孩子的心里都有一座花园,但如果没园丁,花园就会变成洪水肆虐、野兽横行的荒野。”王平说,他想一直做这个园丁,当好“班主任”。

内部认购买到“空气房” 房地产违规预售为何管不住?

新华社 何春好 陈永强

云南昆明的高女士遇到闹心事:她2017年在龙湖半山楼盘内部认购了一套位于33层的房屋,但发现近期封顶的楼房只有31层。她为这套不存在的“空气房”维权至今,房款和房屋都无着落。目前,这个楼盘共有190余套违规预售房产生纠纷。

尽管国家三令五申禁止未取得预售许可证提前卖房,但未批先售行为屡禁不绝,消费者维权困难,深陷钱房两空的境地。

31层的楼卖出33层的房

位于云南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龙湖半山楼盘6栋高层楼房近期封顶。据了解,这个项目今年3月才拿到预售许可证,但早在2016年,就以内部团购的名义在销售。

高女士告诉记者说,2017年1月,在销售人员申某的推销下,她签订了“团体认购协议”,以每平方米3200元的“内部价”购买了3栋33层A1号住房,房款35万元,首付30%,交房时间为2018年6月30日前。早已过了交房时间,楼房迟迟未能完工。近期高女士听说封顶了,赶忙来确认。“没想到我买的3栋总共只有31层,根

本就没有33层!”她气愤地说。

该项目开发商——云南天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回应称,卖房给高女士的销售公司没有获得授权,使用的公章是假章,购房款也没有进入天骏公司账户,“此前的认购协议无效,与天骏公司无关,请走司法程序。”

记者调查发现,就在高女士等业主交付认购金后不久,天骏公司资金链断裂导致项目停工。2018年,债权人重组了公司,更换了法定代表人和管理层,项目重新开工。在这场房企内部债务纠纷中,196套违规预售房变成了“空中楼阁”,购房款也不知去向。

违规预售是国家多年来三令五申的治理重点,但一些房地产公司通过内部认购等说法依然我行我素。西安的李女士2016年4月内部认购了紫杉庄园一处房产,并支付了全部房款。后来因房价大幅上涨,开发商以程序违规为由提出认购协议无效。

看似合规的认购协议为何“一推就倒”?接受了多起商品房销售纠纷咨询和代理的云南冰鉴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陈泽表示,内部认购不受法律保护,虽然签订了协议,但由于无法进行网签备案,房屋可以被再次出售,甚至用于抵押。

管不住、罚不了?

早在2010年,住建部就明确规定: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以内部认购等名义向购房者收取诚意金或房款,属于违规销售。

出售“空气房”的龙湖半山楼盘曾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堂而皇之地在售楼部公开未批先售为何没人管?

“内部认购有一定隐蔽性,纠纷爆发又有滞后性,监管部门难以及时获取楼盘违规线索。”云南省住建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副处长张灵说。

对于违规预售如何处罚?张灵介绍,根据《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规定,“擅自预售商品房,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已收取的预付款1%以下的罚款。”她认为,违法所得难以界定,没收也难以执行,“购房款都是老百姓的钱”。

受访住建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内部认购通常发生在资金运转困难或烂尾重组的楼盘,在执法中如果处罚过重、罚款过多,容易导致企业资金链再次断裂,更加损害购房者的权益。

违法成本低 监管处罚仍需加力

记者近日了解到,昆明市住建局已将

龙湖半山楼盘780套房源全部锁定,停止网签备案,并要求企业妥善处理196户涉及的问题。

该楼盘开发商承诺,不逃避应承担的责任,并制定提交了对应的初步处置方案:要求退款的客户予以退款,要房的客户结合目前房价予以优惠,“空气房”可更换同户型房源,不能达成一致的建议走司法程序。

“监管与处罚应该监管前置,处罚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房地产企业违规违法行为应及早制止,这需要各级主管部门积极研究管理办法,创新管理手段。”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说,住建部门不应“坐堂执法”,要走进市场,深入问题最突出、消费者利益受侵害最严重的一些领域,精准监管和执法。

云南省房地产业协会监事周大研认为,违法成本太低,惩罚力度不够,难以对房企起到震慑作用。“现行的违规惩处力度并未成为房企的‘高压线’,如果仅靠行业自律,企业难免会铤而走险。”

专家提醒,各级住建部门在门户网站上公布了楼盘预售许可信息,消费者购房时,应查看楼盘《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对未取得该证的项目,不要购买或支付定金。